

佛祖歷代通載卷第十八

我八

嘉興路大中祥符禪寺住持華亭念常集

唐

登第代宗豫改年廣德

肅宗長子玄皇諸孫百  
余人代居長為嫡孫即

位後用元載為相而熟李泌及誅元載後  
用楊綰年五十三崩於宸內殿葬元陵在

我八

位十  
七年

乙巳改年永泰○九月鑄金銅佛像於光順門

率百僚拜祀之十月吐蕃寇逼京師內出

仁王經輦送西明諸寺置百尺高座講之

寇平○帝夢六祖惠能大師請衣鉢歸于

永樂北藏

佛祖歷代通載

第一九〇册

曹溪翌日遣中使送還是時寇難屢逼帝

寢以為憂宰相王縉曰國家慶祚靈長福

報所憑雖多難無足道者祿山思明毒流

踣方煽而皆有子禍僕固懷恩臨敵而踣群

寇來寇未及戰輒去非人事也帝由是薦

意佛道修祠祀詔天下官司無箠辱僧尼

禁中講誦仁王護國經詔命不空三藏重

譯舊本帝親為之序官不空特進鴻臚卿

是年詔法師良賁於大明宮之桃園造新

仁王經疏成賁以表進呈略曰洗心滌慮

扣寂求音發明啓自天宮加被仰憑佛力  
咸約經論演暢真宗亦猶集群玉於荆山  
約百川於溟海火生於木並兩曜而俱明  
識轉於如體一相而等照成道者法也載  
法者經也廣度群有同於大通足菩提心

丙午如陛下意帝覽之稱善改大曆元年

道義禪師是年建金閣寺勅十節使助之

鑿鑿以二稅七月始作孟蘭盆會于禁中設高

祖太宗已下七聖位備鑾輿建巨幡各以  
帝號標其上自太廟迎入內道場鏡吹鼓

舞旌幢燭天是日立仗百僚於光順門迎  
拜道從自是歲以為常癸未太廟二宮生  
靈芝帝賦詩美之百僚皆屬和

壬辰○大教東被七百年矣

七月宰相杜鴻漸出撫巴蜀至益州遣使

表

二

詣白崖山請禪師無住入城問法曰弟子  
聞今和上說無憶無念莫妄三句法門未  
審此三句是一是三無任曰無憶名戒無  
念名定無妄名慧然一心不生則具戒定  
惠非一非三也曰後句妄字莫非從心否

無住曰從女者是曰有據否無住曰法句  
經云若起精進心是妄非精進若能心不  
妄精進無有涯又問師還以三句接人否  
對曰初心學人還令息念澄停識浪清水  
影現悟無念體寂滅現前無念亦不立也

梁時庭樹鷓鴣鳴公曰師還聞否曰聞鷓鴣去矣  
又問師今聞否曰聞公曰鷓鴣去無聲云何  
言聞無住顧四眾曰正法難聞各宜諦聽  
聞與不聞非關聞性本來不生今亦不滅  
有聲之時是聲塵自生無聲之時是聲塵

自滅而此聞性不隨聲生不隨聲滅悟此  
聞性則免聲塵流轉乃至色香味觸亦復  
如之當知聞無生滅聞無去來公與僚屬  
杜相  
法起  
信論喜躍稱善又問弟子頃著起信論疏二卷  
得名解佛法否曰夫造疏皆用心思量分

別但可著成傳益初學據論云知一切法  
從本以來離言說相離文字相離心緣相  
畢竟平等無有變異唯是一心故名真如  
今相公著言說相著名字相著心緣相既  
著種種相何由體解佛法公稽首曰師今

從理確論合心地法門實不思議然何由  
得不生不滅契解脫去答曰見境心不起  
名不生不生即不滅既無生滅即不被前  
塵所縛當處解脫公曰何謂識心見性答  
曰一切學道人隨念流浪蓋為不識真心  
不見本性真心者念生亦不順生念滅亦  
不依寐不來不去不定不亂不取不舍不  
沉不浮無為無相活鱖鱖平常自在此心  
體畢竟不可得無可知覺觸目皆如無非  
見性也鴻漸由是棲心禪悅嘗有詩云長

結  
沙  
門  
英 願追禪理安能揖化源晚以疾辭宰相釋  
位三日而薨臨終沐浴儼朝服加僧伽黎  
剃鬚髮而逝遺命依沙門法葬  
論曰無住說法簡當明妙雅合首楞嚴所  
謂聞無生滅之旨宜乎聞者悟悅而信解  
也鴻漸靈武策立功臣家世奉佛其臨終  
剔髮鬚服僧衣遂與宋朝王文正公旦肖  
焉雖文正公巨德元勳完名高節卓冠名  
臣之表非鴻漸所能彷彿然暮年付囑諸  
子及其友楊文公大年丁寧曲折文公談

苑著之甚詳茲可想見知佛之深而見道之明也嗚呼吾宗直指當人見聞覺知一段大事本爾現成柰何人自棄昧徃徃終身役役爲他間事長無明者天下碌碌皆是若二公能自回頭存心後世打徹大事

夫豈易得也哉

我

四

命清涼國師澄觀字大休會稽人姓夏侯氏生於開元戊寅身長九尺四寸垂手過膝口四十齒目光夜發晝乃不眴天寶七年出家至肅宗二年丁酉受具是年奉詔入

內勅譯華嚴初至德中即以十事自勵曰體不捐沙門之表心不違如來之制坐不背法界之經性不染情碍之境足不履尼寺之塵脇不觸居士之榻目不視非儀之綵舌不味過午之餽手不釋圓明之珠宿

不離衣鉢之側從牛頭忠徑山欽問西來宗旨授華嚴圓教於京都說禪師至是大曆三年代宗詔入內與大辯正三歲譯經爲潤文大德既而辭入五臺大華嚴寺覃思華嚴以五地聖人栖身佛境心體真如

猶於後得智起世俗心學世間解絲是博  
覽六藝圖史九流異學華夏訓詁竺經梵  
字及四圍五明聖教世典等書靡不該洽  
至建中四年下筆著疏先求瑞應一少夢  
金容當陽山時光相顯顯因以手捧咽面

我八

五

門既覺而喜以謂獲光明徧照之徵自是  
落筆無停思乃以信解行證分華嚴爲四  
科理無不包觀每慨舊疏未盡經旨唯賢  
首國師頗涉淵源遂宗承之製疏凡歷四  
年而文成又夢身爲龍矯首南臺尾蟠北

臺死轉凌虛鱗顯耀日須臾變百千數蜿  
蜺青冥分散四方而去識者以爲流通之  
像也初爲衆講之感景雲凝停講堂庭前  
之空中又爲僧叡等著隨疏演義四十卷  
隨文手鏡一百卷云

是年帝召國師惠忠入內引太白山人見  
之帝曰此人頗有見解請師驗之忠曰汝  
蘊何能山人曰忝識山識地識字善算曰  
山人所居之山是雄山是雌山山人茫然  
不能對忠曰識地否曰識忠指殿上地問

曰此是何地荅曰容弟子算方知忠曰識字否曰識忠於地上畫一畫曰此甚字山人曰是一字忠曰土上一畫是王字何謂一字耶又問能算否曰能忠曰三七是少山人曰國師琉弟子三七豈非二十一

忠曰卻是山人昇貧道三七是十何謂二十一復問更有何能荅曰弟子縱有亦不敢向國師開口忠曰縱汝有能亦俱未是師卻謂帝曰問山不識山問地不識地問憐字不識字問算不解算陛下何處得此情

漢東帝謂山人曰朕有國位不足為寶師乃國寶也山人曰陛下真識寶者矣

是歲詔徑山道欽禪師至闕下帝親加瞻禮一日師在內庭見帝起立帝曰師何以起欽曰檀越何得向四威儀中見貧道帝

悅謂忠國師曰朕欲賜欽師一名忠欣然奉詔遂賜號國一禪師後辭歸本山馬祖大師令門人智藏問十二時中以何為境師曰待汝回去時有信藏曰只今便回師曰傳語卻須問取曹溪又僧問如何是祖

師西來意師曰汝問不當曰如何得當師曰待吾滅後卻向汝說至貞元八年示寂賜謚大覺禪師

冒牛頭惠忠禪師示寂師得法於威師為牛頭宗第六祖平生一衲不易器用唯一鐺

嘗有供僧穀二廩盜者窺伺虎為守縣令張遜者入山頂謁問師有何徒弟曰有三五人遜曰可得見否師敲牀三下有三虎哮吼而出遜驚怖而退及移居莊嚴寺將建法堂有古樹群鵲巢其上師謂巢曰此

地建堂汝可速去言訖群鵲遷巢他樹及築基有二神人定其四角潛資夜役不日而成由是學徒雲集師有安心偈曰人法

雙淨善惡兩妄直心真實菩提道場至是禪宗將終石室前掛鐺樹掛衣藤無故枯死師

我八

七

集眾布薩訖淨髮浴身是夕有瑞雲覆其院空中復有天樂之聲詰旦怡然坐化俄頃風雨暴作震折林木有白虹貫于岩壑成云西域大耳三藏至京師自云得他心慧眼帝令入光宅寺請國師惠忠試驗忠問

汝得他心通耶對曰不敢忠曰汝道老僧  
即今在什麼處三藏云和上是一國之師  
何得往天津橋看弄獼猴又問老僧即今  
在什麼處三藏曰和上是一國之師何得  
去西川看競渡忠第三問語亦如前三藏

良久罔知去處忠叱曰這野狐精他心通  
在什麼處三藏無對

論曰四祖下融大師橫說豎說猶未知回  
上關楨子此黃蘗運公語也以黃蘗大機  
大用逸格手段作如是說則其然矣異時

學人相似語言以爲禪之者凡貶剝諸方  
往往猶不止於此嗚呼世謂學不躡等矧  
無功吾宗單傳心印用以了生死者其可以躡  
等乎觀牛頭諸祖道盛一時於死生之際  
感驗昭著有生而百鳥啣花虎狼給侍者

有滅而鳥獸哀鳴逾月不止者有異香經  
旬而歇者有山林變白溪澗絕流者有空  
中神幡從西而來遶山數匝者有所居舊  
院林木變白七日而復者及是忠禪師所  
感皆不思議事出於造化之表自非神德

妙行蔽天地而不耻關百聖而不慚者曷以臻此邪如大耳三藏分證小果得五神通及見國師初二度國師以有所緣心則灼見其處及第三度國師入甚深祕密大寂定門大耳於是茫然不知然則證果有

我

八

階級大道有淺深端不誣矣或謂巫咸相堪加壺子堪擬國師者自性圓通與夫區區術數烏可同年而語哉

是年大廣智三藏不空示疾誠門人曰普賢行願出無邊法門汝等勤而行之宜觀

菩提心本尊大印直詮阿字了法無生證大覺身又命弟子趙遷執筆授所撰涅槃軌範以貽後世使準此送終以表辭帝詔遣內使賜湯藥勞問就加開府儀同三司肅國公食邑三千戶辭讓數四不允不空歎曰吾以法濟世不意垂死濫汗封爵乃以先師金剛智所付法物因中使李憲誠進之遂沐浴更衣吉祥安卧而寂闍維頂骨不壞中含舍利光彩奪目御使嚴郢撰紀德碑太常徐浩書之于石其辭曰

和上諱不空西域人也氏族不聞於中夏  
此許故不書玄宗燭知至道特見高仰迄肅中  
代宗三朝皆爲灌頂國師以玄言德祥開  
佑至尊代宗初以特進大鴻臚襲表之又  
示疾不起又就卧內加開府儀同三司肅

我

九

國公皆牢讓不允特賜法號曰大廣智三  
藏大曆五年夏六月癸未滅度于京師大  
興善寺代宗爲之廢朝三日贈司空追謚  
大辯正廣智三藏和上茶毘日詔遣中謁  
者齋祝文祀祭申如在之敬睿詞深切加

薦令芳禮冠群倫舉無與比明年九月詔  
以舍利起塔于舊居寺院和上性聰明博  
觀前佛法藏要旨緇門燭立邈蕩蕩其無  
雙稽夫真言字儀之憲度灌頂升壇之軌  
迹即時成佛之速應聲儲社之妙天際且  
彌地普而深固非未學所能詳也敢不驟  
見序其大歸昔金剛薩埵親於毘盧遮那  
佛前受瑜伽寂上乘義後數百年傳於龍  
猛菩薩龍猛又數百年傳於龍智阿闍黎  
龍智傳金剛智阿闍黎金剛智東來傳於

和上和上又西遊天竺師子等國詣龍智

碑記

阿闍黎揚推十八會法法化相承自毘盧

遮那如來至於和上凡六葉矣每齋戒留  
中導迎善氣登禮皆答福應較然温樹不  
言莫可紀已西域隘巷狂象奔突以慈眼

視之不旋踵而象伏不起南海半渡天吳  
鼓駭以定力對之未移晷而海靜無浪其  
生也母氏有毫光照燭之瑞其沒也精舍  
有池水竭涸之異凡僧夏五十享年七十  
自成童至于晚暮常飾供具坐道場浴蘭

焚香入佛知見五十餘年晨夜寒暑未嘗  
有傾歌懈倦之色過人絕遠乃如是者後  
學陞堂誦說有師法者非一而沙門惠朗  
受補處之記得傳燈之旨繼明佛日紹六  
爲七至矣哉於戲法子永懷梁木將絕本

我

十

行託予勒崇昔承微言今見几杖光儀眇  
漢壇宇清愴綦書昭銘小子何讓銘曰嗚  
呼大士起我三宗道爲帝師秩爲儀同昔  
在廣成軒后順風歲逾三千復有肅公瑜  
加上乘真語密契六葉授受傳燈相繼述

者牒之爛然有第陸伏狂象水息天吳慈  
心制暴慧力降愚寐然感通其可測乎兩  
楹夢奠雙樹變色司空寵終辨正旌德天  
使祖祭宸衷悽惻詔起寶塔舊庭之隅下  
歲舍利上飾浮圖跡殊生滅法離有無刊

石鳥碣傳之大都

袁越州律師曇一卒補開梁肅製其碑曰釋  
氏先律師諱曇一字覺胤報年八十僧夏  
六十一以大曆六年十二月七日滅度于  
越州開元寺遷座起塔于秦望山之陽製

緣會葬者以千百數大師南陽張氏曾祖  
隋太常恒始家會稽之山陰大師誕鍾粹  
氣聰悟夙發幼學五經因探禹穴至雲門  
寺遂依沙門諒公出家景龍中剃度尋受  
具戒天縱辯慧益以軌儀翕然已爲人望

我

士

矣開元初西遊長安觀音亮律師見而奇  
之授以毘尼之學又依崇聖寺壇子法師  
學俱合唯識從印度大沙門無畏受菩薩  
戒探道觀奧出類拔萃期月之間名動京  
師大師崖岸峻峙機神坦邁體識詳雅應

用虛明得三藏之隱蹟究諸宗之源底加以素解玄儒旁總曆緯長老聞風而悅服元公卿下榻以賓禮由是與少保充國公陸公象先賀賓客知章李北海邕徐中書安貞褚諫議庭誨爲儒釋之遊莫逆之友其導世皆先之以文行弘之以戒定入蘭室而馨香自發臨水鏡而毫髮必鑑不知其所由然矣開元二十六年復歸會稽謂人曰三世佛法戒爲根本本之不修道遠乎哉故設教以尸羅爲主取鄴郡律疏合終

南事鈔括其同異詳發正義學徒賴焉大凡北際河朔南越荆閩四分之宗自我而盛烈炬之破昏黑群流之赴澗澤適來之時行化也如彼有爲而生乘化而息草木潛潤慈雲無心適去之時處順也如此人世遷轉道存運往瞻望不見寂寥空山哀哉銘曰越水湯湯崇山回合大師化滅式建靈塔緬慕上士誕修淨法有威有儀不爲窪不雜德溥化洽雲從海納勒銘垂後千萬億劫

是歲淮南節度使揚州牧御史大夫張延賞狀舒州三祖行實請謚于朝夏四月天子賜謚曰鏡智禪師刺史獨孤及製賜謚碑曰按前志禪師號僧粲不知何許人出見于周隋間傳教於惠可大師樞衣鄴中

矣

十二

得道於司空山謂身相非真故示有瘡疾謂法無我故居不擇地以衆生病爲病故所至必說法度人以一相不在內外中間故必言不以文字其教大略以寂照妙用攝群品流注生滅觀四維上下不見法不

見身不見心乃至心離名字身等空界法同夢幻無得無證然後謂之解脫禪師率是道也上膺付屬下拯昏疑大雲垂蔭國土皆化謂南方教所未至我是以有羅浮之行其來不來也其去無去也既而以袈

裝與法俱付悟者道存影謝遺骨此山今二百歲矣皇帝即位後五年歲次庚戌某剖符是州登禪師遺居周覽塵跡明徵故事其茶毘起塔之制實天寶景戌中別駕前河南尹趙郡李公常經始之碑版之文

隋內史侍郎河東薛公道衡唐相國河南房公瑄繼論撰之而尊道之典易名之禮則朝廷方以多故而未遑也長老比丘釋湛然誦經於靈塔之下與澗松俱老痛先師名氏未經邦國焉與禪衆寺大律師澄

我

三

俊同寅叶恭亟以爲請會是歲嵩山大比丘釋惠融至自廣陵勝業寺大比丘釋開悟至自廬江俱慕我禪師後七葉之遺訓日相與歎塔之不命號之不崇懼象法之根本墜于地也願申無邊衆生之弘誓以

紆罔極揚州牧御史大夫張公延賞以狀聞於是六年夏四月上霈然降輿廢繼絕之詔冊謚禪師曰鏡智塔曰覺寤以大德僧七人掃洒供養天書錫命輝煥崖谷衆興庶踴躍謂大乘中興是以大比丘衆議立

石于塔東南隅紀心法興廢之所以然某以謂初中國之有佛教自漢孝明始也歷魏晉宋齊及梁武言第一義諦者不過布施持戒天下惑於報應而人未知禪世與道交相喪至菩提達磨大師始示人以諸

佛心要人疑而未思惠可大師傳而持之  
人思而未修迨禪師三葉其風寢廣真如  
法味日漸月漬萬木之根茁枝葉悉沐我  
雨然後空王之密箴二祖之微言始行於  
世間浹於人心當時聞道於禪師者其淺

者知有為無非妄想深者見佛性於言下  
如燈照物朝為凡夫夕為聖賢雙峯大師  
道信其人也其後信公以傳弘忍忍傳惠  
能神秀秀公傳普寂寂公之門徒萬人陞  
堂者六十有三得自在惠者一曰弘正正

永樂北藏

佛祖歷代通載

公之廊廡龍象又倍焉或化嵩洛或之荆  
所為吳自是心教之被於世也與六籍侔盛於  
戲戲微禪師吾其二乘矣後代何迷焉庸詎  
知禪師之下生不為諸佛故現比丘身以  
救濁却乎亦猶堯舜既往周公制禮仲尼

我

十四

述之游夏弘之使高堂后蒼徐孟戴慶之  
徒可得而祖焉夫以聖賢所振焉木鐸其  
撥一也諸公以為司馬子長立夫子世家  
謝臨川撰惠遠法師碑銘今將令千載之  
後知先師之全身禪門之權與王命之追

第一九〇册

崇在此山也則揚其風紀其時宜在法流  
其嘗味禪師之道也久故不讓其銘曰人  
之靜性與生偕植智誘於外深爲妄識如  
浪斯鼓與風動息浮駭貪怒爲刃爲賊生  
死有涯緣起無極如來憫之爲闢度門即

妄了真以證覺源啓迪心印貽我後昆間  
生禪師俾以教尊二十八世迭付微言如  
如禪師應期弘宣世溷法滅獨與道全童  
蒙來求我以意傳攝相歸性法身乃圓性  
身本空我爲說焉如如禪師道既棄世將

二十紀朝經乃屆皇明昭賁億兆摸拜凡  
今後學入佛境界於取非取誰縛誰解萬  
有千歲此法無壞

李魯郡公頌真卿撰撫州寶應寺律藏院戒  
壇記曰如來以身口意業難調伏也淨尸

我

十五

羅以息其內行住坐卧四威儀攝善心也  
明布薩以昭其外故曰波羅提木叉是汝  
之師則橋陳如之善來迦葉波之尚法諸  
聲聞三歸約衆十四年以八敬度尼羯磨  
相承其致一也漢靈帝建寧元年有北天

竺五葉門支法領等始於長安譯出四分戒本兼羯磨與大僧受戒至曹魏有天竺十尼自遠而來爲尼受具後秦姚興弘始十一年有梵僧佛陀耶舍譯出四分律本而關中先行僧祇江南盛行十誦至元魏

法聰律師始闡四分之宗聰傳道覆覆傳惠光傳雲暉願願傳隱樂洪雲雲傳遵遵傳智首首傳道宣宣傳法勵滿意意傳法成成傳大亮道省亮傳雲一道岸超惠惠溘溘傳惠欽皆口相授受臻於壹與欽俗

永樂北藏

佛祖歷代通載

姓徐洪州建昌人也蓋漢孺子之後年二十尋師於臨川楮山後五歲削髮隸于高安龍崗寺遂受戒有唐義淨則譯經上足曰洪州之靈傑其秉宣羯磨者曰兩京中持滌法銳欽智度冲深神用高爽行無權實

身絕開遮闢律藏而日月光明騁辯才而龍象蹴踏江嶺之外凜然風生開元末北游京師充福先大德常誦涅槃經而講之兼明俱舍論維摩金剛經又登講座其下日有二三千人曰是名動輦轂屬祿山作

第一九〇册

亂杖錫南歸居于西山洪井雙嶺之間慕高僧觀顯之遺蹤於寺比初置蘭若山泉之美頗極幽絕欽雖堅持律儀而志在弘濟好讀周易左傳下筆成章著律儀輔演十卷嘗撰本州龍興寺戒壇碑頗見稱於

我

十六

作者三年真卿添刺撫州東南四里有宋侍中臨川內史謝靈運翻涅槃經古臺基局儼然軒陛摧圮高行頭陀僧智清者嘗事修葺安居住持明年秋七月真卿續秩將滿有觀察使尚書御史大夫趙國魏公

願以我皇帝降誕之辰奏爲寶應寺仍請山林高行僧三七人冬十月二十三日聖恩允許於是鼎新輪奐其興也勃焉乃請止觀大師法源法泉襄陽乘覺清涼善弘羅浮圓覺佛跡本喻餘杭惠達洎常州海通海岸等同住熏修以資景福僉以爲學徒雖增毘尼未立明年三月乃請欽登壇而董木鐸馬仍伴龍崗道幹天台法裔招提智融白馬法胤衡嶽智覺同德義盈香城歲選龍興歲智開元明徹等同秉法事

於是遠近駿奔道場側塞聖像放光而龍  
王不雨者四旬僧尼等三百五十七人而  
文士正議大夫前衛尉少卿張廷臯脫俗  
歸真其法名曰壞網爲稱首焉又欽此年  
已來爲受具者凡一萬餘人江嶺湖海之

表

七

蘇間幅員千里像法於變皆欽化道之力焉  
臨川在嶺隅未嘗弘律於是二衆三百餘  
人請法尙敷演而依止之後有上都資聖  
寺高德曰還本律主偉茲能辯深嗟嘆而  
讚美之謂於寺東南置普通無礙禪院內

立鎮國觀音道場請善弘居之以開悟心  
要雲一上足曰智融精持本事如會尊衆  
乃命智晃等於普通道場東置律藏院初  
立戒壇以行欽公之來儀且施肇紀之不  
朽經營未幾壇殿蔚興肅手渡海浮囊分  
毫絕羅刹之請嚴身瓔珞照耀有摩尼之  
光則入佛位而披伽黎者名香普熏神足  
無極半月可勝紀而無絕乎有唐大曆辛  
亥歲行撫州刺史魯郡開國公顏真卿書  
而志之

永樂北藏

佛祖歷代通載

第一九〇册

貴九年道士史華以術得幸因請立刀梯與  
 沙門角法有旨兩街選僧剋日校勝負沙  
 門崇惠者不知何許人常誦首楞嚴呪表  
 請挫之帝率百僚臨觀史華履刃梯而上  
 命惠登之惠躡刃而昇往復無傷惠承勝

命聚薪于庭舉烈焰惠入火聚呼史華令  
 入華慚汗不敢正視帝大悅而罷賜崇惠  
 號護國三歲後不知終沙門圓澤者寓東  
 都惠林寺與隱士李源厚善惠林即源舊  
 第也父愷守東都為祿山所害源以故不

仕常居寺中與澤談蒙終日偶相率游我  
 嶺山源欲自荊州泝峽以往澤欲由長安  
 斜谷源以為久絕人事不欲復入京師澤  
 不能強遂自荊州舟次南浦見婦人錦襪  
 負甕而汲者澤望而泣曰所不欲由此者

為是源驚問故澤曰婦人孕三稔矣遲吾  
 為之子不逢則已今既見之無可逃者公  
 當以符呪助我令速生三日浴兒願公臨  
 顧以一笑為信後十三年於杭州天竺寺  
 外當與公相見源悲哀具浴至暮而澤亡

婦乳三日源往視之見見源果軒渠而笑  
即具以語其家葬訖源返寺中後如期自  
洛之吳赴其約至期於葛洪井畔聞有牧  
童扣牛角而歌曰三生石上舊精菟賞月  
吟風莫要論慚愧情人遠相訪此身雖異

性常存源曰澤公健否荅曰李君真信士  
然世緣未盡且勿相近惟勤修不惰乃復  
相見又歌曰身前身後事茫茫欲話因緣  
恐斷腸吳越江山尋已徧却回烟棹上瞿  
塘遂隱不見源復歸惠林至長慶初年八

十矣御史中丞李德裕表薦曰源天與至  
孝絕心祿仕五十餘年常守沉默理契深  
要一辭開析百慮洗然抱此真節棄於清  
世臣竊爲陛下惜之穆宗下詔以源守諫  
議大夫不赴尋以壽終

我

十九

邠國師惠忠將終耽源問百年後有人問極  
則事作麼生忠曰幸自可憐生須要護身  
符子作麼乃入辭代宗代宗曰師滅度後  
弟子將何所記忠曰告檀越造取一所無  
縫塔帝曰請師塔樣忠良久曰會麼帝曰

不會忠曰貧道去後有侍者應真卻知此事以十二月九日右脇而寐門弟子奉全身於黨字谷建塔賜謚大證禪師帝尋召應真入內舉前語問之真良久曰聖上會廢帝曰不會真述偈曰湘之南潭之北中

有黃金充一國無影樹下合同舡瑠璃殿上無知識代宗嘗在便殿指天下觀軍容使魚朝恩謂忠曰朝恩亦解此子佛法朝恩即問忠曰何者是無明無明從何而起忠曰佛法衰相今現帝曰何也忠曰奴也

解問佛法豈非衰相今現朝恩色大怒忠曰即此是無明無明從此起朝恩復抗聲曰有人言師今是佛得否忠曰朝廷有人言汝是天子果否朝恩伏地曰死罪死罪朝恩實非天子忠曰我不是佛所以二尊

不並化朝恩曰師長作凡夫無成佛時耶忠曰我向後必當作佛汝姓什麼朝恩曰姓魚忠曰我向後作佛不名惠忠汝向後若作天子改卻姓莫不姓魚否朝恩伏地曰死罪死罪朝恩此去實不敢向師論佛

法忠謂帝曰幾帕殺此奴

己十二年宰相元載王縉有罪載伏誅籍其家鍾乳五百兩胡椒八百斛他物稱是縉貶括州刺史縉素奉佛不如葷晚節尤謹妻死以第爲佛祠初帝未知重佛每從容

我八

二十

問縉所以然縉必開陳福業報應帝意向之由是宮中祀佛梵唄齋熏無少懈群臣承風旨言死生報應故人事置而不修議者以縉與杜鴻漸泥佛太過云

戊午○米斗三文○猫鼠同乳

己未三月上崩太子即位

十四年天柱山崇惠禪師示寂師彭州人得法於牛頭威禪師後居天柱寺僧問達磨未來此土還有佛法也無師曰未來時且置即今事作麼生曰某甲不會師曰萬

古長空一朝風月良久又曰闍黎會麼自己分上作麼生干他達磨來與未來作麼他家來太似賣卜漢相似見汝不會爲汝雖破卦文才生吉凶在汝分上一切自看僧問如何是解卜底人曰汝才出門時便

不中也問宗門中請師舉唱荅曰石牛長  
吼真空外木馬嘶時月隱山問如何是西  
來意曰白猿抱子歸青嶂蜂蝶啣花綠藥  
間及是遷化肉身不壞數百年猶在

睿德宗造改年建中代宗長子詔天下勿上  
祥瑞放馴象出宮女用

楚盧杞為相致朱泚之亂幸奉天壽六十  
四崩葬崇陵在位二十五年〇立誦為

皇太子〇始  
定秋夏二稅

沙門惠超於五臺乾明寺錄出大廣智三  
藏不空所譯大乘瑜伽金剛性海曼殊室  
利千臂千鉢大教王經其序文曰大唐開

元二十一年歲次癸酉正月一日於薦福  
寺道場內金剛三藏與僧惠超授大乘瑜  
伽金剛五頂五智尊千臂千手千鉢千佛  
釋迦曼殊室利菩薩祕密菩提三摩地法  
遂於其後受是法已不空三藏奉事經于

八載至開元二十八載歲次庚辰四月十  
五聞奏開元聖上皇於薦福御道場內至  
五月五日奉詔譯經卯時焚燒香火起首  
翻譯三藏演梵本惠超筆授大乘瑜伽千  
臂千鉢曼殊室利經法教十二月十五日

纔訖天寶元年二月十九日三藏將此梵本及五天竺阿闍黎書並付與梵僧目叉難陀婆伽令送此經梵本并書將與五印土南天竺國師子國本師寶覺阿闍黎經今不回後於大曆九年十月再至大興善

寺大師大廣智三藏和上邊復伸咨決大教諭伽心地祕密法門復將千鉢曼殊經本至建中元年四月十五日到五臺山乾元菩提寺遂將舊翻唐言梵音經本於寺校證至五月五日惠超重與抄寫出一切

如來大教王經瑜伽祕密金剛三摩地三密聖教法門述經祕義諸佛出世應物隨意志求者智鏡玄通念之者無憂不入根緣感赴必籍此經登菩提山除去邪執契傳二密得究瑜伽要祕法門窮理微妙身

我

王

口意業用智修持戒定慧學顯現通達證如來地以信爲首乘般若舟速超彼岸今述曼殊之德靈迹疏伽聖覺無方神力潛運以多塵劫悲願不住菩提一主無二尊現爲菩薩自茲金色世界來其忍土清涼

之山導引羣品而即現燈現雲及萬菩薩  
信生竒特現光現相人皆發明正智爲利  
益三世蒼生有趣悉證菩提也

歲○括富商錢出萬緡者官借其餘以供軍  
麥○稅間架

佛祖歷代通載卷第十八